

魯 彥 選 集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北京

魯彥選集

出版者

（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）
人民文學出版社
（北京東四順條胡同四號）

印刷者

北京新華印刷廠

發行者

新華書店
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書號(320) 字數:89000 印刷00001-20500

33.5"×45.5" 1/32 印張8 3/16 定價8.400元



目次

秋夜	一
柚子	三
李媽	二
興化大砲	四
小小的心	五
童年的悲哀	六
父親的琉璃	一〇
釣魚	一〇
橋上	一三
屋頂下	一四
胖子	一六
病	一七
黃金	一九

岔路.....	二二二
陳老奶.....	二二三
廈門印象.....	二四〇
關於我的創作.....	二五三

秋夜

『醒醒罷，醒醒罷，』有誰敲着我的紙窗似的說。

『呵，呵——誰呀？』我朦朧的問，揉一揉睡眼。

黑沈沈的看不見一點什麼，從帳中望出去。也沒有人回答我，也沒有別的聲音。

『夢罷？』我猜想，轉過身來，昏昏的睡去了。

不斷的犬吠聲，把我驚醒了。我閉着眼仔細的聽，知道是鄰家趙冰雪先生的小犬，阿烏和來法。聲音很可怕，彷彿淒涼的哭着。中間還隔着些嗚咽聲。我睜開眼，帳頂映得亮晶晶。隔着帳子一望，滿室都是白光。我輕輕的坐起來，掀開帳子，看見月光透過了玻璃，照在桌上，椅上，書架上，壁上。那聲音漸漸的近了，彷彿從遠處樹林中向趙家而來，其中似還夾雜些叫喊聲。我驚異起來，下了牀，開開窗子一望，天上滿佈了閃閃的星，一輪明月浮在偏南的星間，月光射在我的臉上，我感着一種清爽，便張開口，吞了幾口。犬吠聲漸漸的急了。淒慘的叫聲，時時間斷了呻吟聲，聽那聲音似乎不止一人。

『請救我們被害的人……我們是從戰地來的……我們的家屋都被兇惡者佔去了，我們的財產也

被他們搶奪盡了……我們的父母兄弟姊妹多被他們殺害盡了……」慘叫聲突然高了起來。

彷彿有誰潑了一盆冷水向我的頸上似的，我全身起了一陣寒戰。

「吞下去的月光作怪罷？」我想。轉過身來，向衣架上取下一件夾袍，披在身上。復搬過一把椅子，背着月光坐下。

「請救我們沒有父母的人，請救我們無家可歸的人！……」叫聲更高了。有老人，青年，婦女，小孩的聲音。似乎將到村頭趙家了。犬吠得更利害，已不是起始的悲哭聲，是一種兇暴的怒恨聲了。

我忍不住了，心突突的跳着。站起來，扣了衣服，開了門，往外走去。忽然，又是一陣寒戰。我看看月下的梧桐，起了恐怖。走回來，從枕頭底下拿出一支手槍，復披上一件大衣，倒鎖了門，小心的往村頭走去。

梧桐岸然的站着。一路走去，祇見地上這邊一個長的影，那邊一個大的影。草上的露珠，閃閃的如眼珠一般，到處都是。四面一望，看不見一個人，祇有一個影子伴着我孤獨者。『今夜有許多人伴我過夜了，』我走着想，歎了一口氣。

奇怪，我愈往前走，那聲音愈低了，起初還聽得出叫聲，這時卻反而模糊了。『難道失望的回去了嗎？』我連忙往前跑去。

突突的脚步聲，在靜寂中忽然在我的後面跟來，我駭了一跳，回頭一看，什麼也沒有。

「誰呀？」我大聲的問。預備好了手槍，收住脚步，四面細看。

突突的聲音忽然停止了，祇有對面樓屋中回答我一聲「誰呀？」

「呵，弱者！」我自己嘲笑自己說，不覺微笑了。「這樣的膽怯，還能救人嗎？」我放開脚步，復往前跑去。

靜寂中聽不見什麼，祇有自己突突的脚步聲。這時我要追的聲音，幾乎聽不見了。

「不要失望，不要失望，困苦者！我便是你們的兄弟，我的家便是你們的家！請回轉來，請回轉來！」我急得大聲的喊了。

「不要失望，不要失望，困苦者！我便是你們的兄弟，我的家便是你們的家！請回轉來，請回轉來！」四面八方都跟着我喊了一遍。

靜寂，靜寂，四面八方都是靜寂，失望者沒有回答我，失望者聽不見我的喊聲。

失望和痛苦攻上我的心來，我眼淚簌簌的落下來了。

我失望的往前跑，我失望的希望着。

「呵，呵，失望者的呼聲已這樣的遠了，已這樣的低微了！……」我失望的想，恨不得多生兩隻脚拚命跑去。

呼的一聲，從草堆中出來一隻狗，撲過來咬住我的大衣。我吃了一驚，站住左脚，飛起右脚，往後踢去。牠卻拋了大衣，向我右脚撲來。幸而縮得快。往前一躍，飛也似的跑走了。

嘍嘍的叫着，狗從後面追來。我拿出手槍，回過身來，砰的一槍，沒有中着，牠的來勢更兇了。砰的第二槍，似乎中在牠的尾上，牠跳了一跳，倒地了。然而叫得更兇了。

我忽然擡起頭來，往前面一望，呼呼的來了三四隻狗。往後一望，又來了無數的狗，都兇惡的

叫着。我知道不妙，欲向原路跑回去，原路上正有許多狗衝過來，不得已向左邊荒田中亂跑。我是什麼也不顧了，只是拚命的往前跑。雖然這無聊的生活不願意再繼續下去，但是死，總有點害怕呀。

呼呼呼的聲音，似乎緊急的追着，我頭也不敢回，只是匆匆迫迫越過了狹溝，跳過了土堆，不知東西南北，慌慌忙忙的跑。

這樣的跑了許久，許久，跑得精疲力竭，我纔偷眼的往後望了一望。看不見一隻狗，也聽不見什麼聲音，我於是放心的停了腳，往四面細望。

一堆一堆小山似的墳墓，團團圍住了我，我已鎮定的心，不禁又跳了起來。腳旁的草又短又疏，腳輕輕一動，便刷刷的斷落了許多。東一株柏樹，西一株松樹，都離得很遠，孤獨的站着。在這寂寞的夜裏，淒涼的墳墓中，我想起我生活的孤單與漂蕩，禁不住悲傷起來，淚兒如雨的落下了。

一陣心痛，我扭縮的倒了……

『呵——』我睜開眼一看，不覺驚奇的叫了出來。

一間清潔幽雅的房子，綠的壁，白的天花板，絨的地氈，從紗帳中望出去。我睡在一張柔軟的鋼絲牀上。潔白的綢被，蓋在我的身上。一股沁人的香氣充滿了帳中。

正在這驚奇間，呀的一聲，牀後的門開了。進來的似乎有兩個人，一個向牀前走來，一個站在我頭旁窺我。

『要茶嗎，魯先生？』一個十六七歲的女郎輕輕的掀開紗帳，問我。

『如方便，就請給我一杯，勞駕，』我回答說，看着她的烏黑的眼珠。

『很便，很便，』她說着紅了面，好像怕我看她似的走了出去。

不一刻，茶來了。她先扶我坐起，復將茶杯湊到我口邊。

『這真對不起，』我喝了半杯茶，感謝的說。

『沒有什麼，』她說。

『但是，請你告訴我，這是什麼地方，你姓什麼？』

『我姓林，這裏是魯先生的府上，』她笑着說，雪白的臉上微微起了兩朵紅雲。

『那一位魯先生？』

『就是這位，』她笑着指着我說。

『不要取笑，』我說。

『唔，你到處爲家的人，怎的這裏便不是了。也罷，請一個人來和你談談罷。』她說着出去了。

『好伶俐的女子，』我暗自的想。

在我那背後的影子，似乎隱沒了。一會兒，從外面走進了一個人。走得十分的慢，彷彿躊躇未決的樣子。我回過頭去，見是一個相熟的女子的模樣。正待深深思索的時候，她卻掀開帳子，撲的倒在我的身上了。

『呀！』我仔細一看，駭了一跳。

過去的事，不堪回憶，回憶時，心口便如舊創復發般的痛，牠如一朵烏雲，一到頭上時，一切

都黑暗了。

我們少年人祇堪往着渺茫的未來前進，癡子似的希望着空虛的快樂。縱使悲傷的前進，失望的希望着，也總要比回頭追那過去的影快樂些罷。

在無數的悲傷的前進，失望的希望着者之中，我也是一個。我不僅是不肯回憶，而且還竭力的使自己忘卻。然而那影子真利害，牠有時會在我無意中，射一支箭在我的心上。

今天這事情，又是牠來找我的。

竭力想忘去的二年前的事情，今天又浮在我眼前了。竭力想忘去的二年前的一個人，今天又突然的顯在我眼前了。最苦的是，箭射在中過的地方，心痛在傷過的地方。

撲倒在我身上嗚咽着的是，二年前的愛人蘭英。我和她過去的歷史已不堪回想了。

『呵，呵，是夢罷，蘭英？』我抱住了她，哽咽的說。

『是呵，人生原如夢呵……』她緊緊的將頭靠在我的胸上。

『罷了，親愛的。不要悲傷，起來痛飲一下，再醉到夢裏去罷。』

『好！』她慨然的回答着，仰起頭，湊過嘴來。我們緊緊的親了一會。俄頃，她便放了我，叫着說，『拿一瓶最好的燒酒來，松妹。』

『曉得，』外間有人答應說。

我披着衣起來了。

『現在是在夜裏嗎？』我看見明晃晃的電燈間。

「正是，」她回答說。

「今夜可有月亮？可有星光？」

「沒有。夜裏本是黑暗，那有什麼光，」她淒涼的說。

我的心突然跳動了一下，問道：

「呵，蘭英，這是什麼地方？我怎樣來到這裏的？」

「這是漂流者的家，你是漂流而來的，」她笑着回答說。

「唔，不要取笑，請老實的告訴我，親愛的，」我懇切的問。

「是呵，說要醉到夢裏去，卻還要問這是什麼地方。這地方就是夢村，你現在做着夢，所以來到這裏了。不信嗎？你且告訴我，沒有到這裏以前，你在什麼地方？」

我低頭想了一會，從頭講給她聽。講到我恐慌的逃走時，她笑得仰不起頭了。

「這樣的無用，連狗也害怕，」她最後忍不住笑，說。

「唔，你不知道那些狗多麼兇，多麼多……」我分辯說。

「人怕狗，已經很可恥了，何況又帶着手槍……」

「一個人怎樣對付？……而且死在狗的嘴裏誰甘心？……」

「是呵，誰肯犧牲自己去救人呵！……咳，然而我愛，不肯犧牲自己是救不了人的呀……」她起初似很譏刺，最後卻誠懇的勸告我，額上起了無數的皺紋。

我紅了臉，低了頭的站着。

『酒來了，』說着，走進來了那一位年輕的姑娘，手托着盤。

『請不要回想那過去，且來暢飲一杯熱烈的酒罷，親愛的。』她牽着我的手，走近桌椅旁，從松妹剛放下的盤上取下酒杯，滿滿的斟了一杯，湊到我的口邊。

『呵——』我長長的歎了一口氣，一飲而盡。走過去，滿滿的一杯，送到她口邊，她也一飲而盡。

『魯先生量大，請拿大杯來，松妹，』她說。

『是，』松妹答應着出去了，不一刻，便拿了兩隻很大的玻璃杯來。

桌上似乎還擺着許多菜，我不曾注意，兩眼祇是閃閃的在酒壺和酒杯間。蘭英也喝得很快，不會動一動菜，一面還連呼着『松妹，酒，酒』，松妹『是，是』的從外間拿進來好幾瓶。

我們兩人，祇是低着頭喝，不願講什麼話，松妹驚異的在旁看着。

無意中，我忽然擡起頭來。蘭英驚訝似的也突然仰起頭來，我的眼光正射到她的烏黑的眼珠上，我肩頭一皺，過去的影刷的從我面前飛過，心口上中了一支箭了。

我呵的一聲，拿起玻璃杯，狠狠的往地上摔去，砰的一聲，杯子粉碎了。

我回過頭去看蘭英，蘭英兩手掩着面，發着抖，淒涼的站着，只叫着『酒，酒』。我忽然被她提醒，捧起酒壺，張開嘴，倒了下去。

我一壺一壺的倒了下去，我一壺一壺的往嘴裏倒了下去……

一陣冷戰，我醒了。睜開眼一看，滿天都是閃閃的星。月亮懸在遠遠的一株松樹上。我的四面都是墳墓；我睡在濡溼的草上。

『呵，呵，又是夢嗎？』我驚駭的說，忽的站了起來，摸一摸手槍，還在身邊，拿出來看一看，又看一看自己的胸口，歎了一口氣，復放入衣袋中。

『砰，砰，砰……』忽然遠遠的響了起來。隨後便是一陣悽慘的哭聲，叫喊聲。

『唔，又是那聲音？』我暗暗的自問。

『這是很好的機會，不要再被夢中的人譏笑了！』我鼓勵着自己，連忙循着聲音走去。

『砰，砰，砰……』又是一排槍聲，接連着便是隆隆隆的大砲聲。

我急急的走去，急急的走去，不一會便在一條生疏的街上了。那街上站着許多人，靜靜的聽着，又不時輕輕的談論。我看他們鎮定的態度，不禁奇異起來了。於是走上幾步，問一個年輕的男子。

『請問這砲聲在什麼地方，離這裏有多少遠？』

『在對河。離這裏五六里。』

『那末，為什麼大家很鎮定似的？』我驚奇的問。

『你害怕嗎？那有什麼要緊！我們這裏常有戰事，慣了。你似乎不是本地人，所以這樣的膽小。』他反問我，露出譏笑的樣子。

『是，我纔從外省來。』我答應了這一句，連忙走開。

『慣了，』神經刺激得麻木便是『慣了』。我一面走一面想。『他既覺得膽大，但是為什麼不去』

救人？——也許怕那路上的狗罷？」

叫喊聲，哭泣聲，漸漸的近了，我急急的，急急的跑去。

「請救我們虎口殘生的人……請救我們無家可歸的人……請救我們無父母兄弟妻女的人……你以外的人死盡時，你便沒有社會了，你便不能生存了……死了一個人，你便少了一個幫手了，你便少了一個兄弟了……」許多人在遠處悽悽的叫着，似像向我這面跑來，同時砲聲，槍聲，隆隆，砰砰的響着。

我急急的，急急的往前跑。

「噲！站住！」一個人從屋旁跳出來，拖住我的手臂。「前面流彈如雨，到處都戒嚴，你卻還要亂跑！不要命嗎？」他大聲的說。

「很好，很好，」我掙扎着說。「不能救人，又不能自救，沒有勇氣殺人，又沒有勇氣自殺，咒詛着社會，又翻不過這世界，厭恨着生活，又跳不出這地球，還是去求流彈的憐憫，給我幸福罷！……」

脫出手，我便飛也似的往前跑去。祇聽見那人「瘋子！」一句話。

撲通一聲，不提防，我忽然落在水中了。拚命掙扎，纔伸出頭來，卻又沈了下去。水如箭一般的從四面八方射入我的口，鼻，眼睛，耳朵裏……

「醒醒罷，醒醒罷！」有誰敲着我的紙窗，憤怒似的說。

『呵，呵——誰呀？』我朦朧的問，揉一揉睡眼。

黑沈沈的看不見一點什麼，從帳中望出去。沒有人回答我，祇聽見呼呼的過了一陣風。隨後便是窗外蕭蕭的落葉聲。

『又是夢，又是夢！……』我呪詛說。

柚子

秋天，是蕭瑟的秋天，槍聲恩惠的離耳後的第三天，戰雲憐憫的跨過嶽麓山後的第三天。我憂鬱的坐在樓上。

無聊的人，偏偏走入了無聊的長沙！

你們要惡作劇，你們儘去作罷，你們的頭生在你們的頸上，割了去不會痛到我的頸上來。你們喜歡用子彈充飢，你們就儘量去容納罷，於我是沒有關係的。

於我有關係的祇有那嶽麓山，好玩的嶽麓山。祇要將嶽麓山留給我玩，即使你們將長沙燒得精光，將湘水染成了血色——換一句話說，就是你們統統打死了，於我也沒有關係。

我沒有能力可以阻止你們惡作劇，我也不屑阻止你們這種卑賤的惡作劇，從自由論點出發，我還應該聽你們自由的去惡作劇哩。

然而不，我須表示反對，反對你們的惡作劇。這原因，不是爲着殺人，因爲你們還沒有殺掉我，是爲着你們占據了我要去玩的嶽麓山，我所愛的嶽麓山。

呵，我的嶽麓山，相思的我的嶽麓山呀！

自然，命運註定着，不論那家得勝，我總有在嶽麓山巔高歌的一天，然而對於我兩個朋友匆匆